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史記卷十五

伊尹輔太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

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

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

也是為帝太甲紀年外丙名勝二年陞仲壬名庸四年陞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

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是無外丙仲壬之年也邵子經世亦無二君之年程子曰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未知是否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

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



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  
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  
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  
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  
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曹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  
作伊訓肆命祖后○後二篇亡

**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據太甲居桐即在元年史三年字皆誤

紀年伊尹放

太甲于桐乃自立○沈約

曰蓋誤以攝政為真耳

**書**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謏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  
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  
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休之訓弗克于厥  
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  
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說竝其有邦厥  
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  
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  
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及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刀劍錄殷太甲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前編云太甲十七

年甲子 綱年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書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佑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書序伊尹作成

有一德

史記太宗崩于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

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紀年沃丁名絢元年命卿士咎單八年祠係衡

帝王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

天子之禮祀以大牢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

孔氏曰以三公禮葬書序沃丁既葬伊尹

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篇七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公

孫丑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昔伊尹佐湯以有天下

經營締造之艱難也親見夏所以亡商所以興嗣王不令不

基將覆故使之去深宮而親丘墓焄蒿悽愴以發其哀慕之  
思歆粥服衰以消其驕溢之氣久之怨艾自悔夫是以克終  
允德焉第桐宮之故事屬創聞其志誠公而其名則弗順元  
聖忠愛出自至誠不得已而爲之旣而冕服奉歸復政厥辟  
主臣一心綿祚永世然後伊尹之志天下後世無不共見矣  
人臣有其志而無其德且不可效伊尹之事苟無其志而懷  
覬覦以窺神器當主少危疑之際操弄國柄如莽操懿裕輩  
借伊尹爲口實此篡奪之患不絕於史策孟子固已灼見而  
遏絕之矣抑嘗考羅泌之論曰周公之抱沖子太甲之居桐  
皆在諒陰時也古者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  
年滕之父兄曰吾先君莫之行魯先君亦莫之行則此禮之

廢已久太甲之事宜後世弗及知也元祀十二月王始居陰  
百官聽於冢宰此喪之常紀非攝也嗣王不明故因其諒陰  
處之於桐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辭抗世子之謂云爾非廢  
也三年奉歸于亳是起復之時爾非再立也廢立之說蓋起  
於漢霍光將廢昌邑告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有之昔伊  
尹廢太甲以安社稷後世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  
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以延年循俗無稽  
之言使後世信之以爲伊尹嘗擅廢立矣考太甲三篇曷嘗  
有廢立之一言哉前有伊訓以始事後有咸有一德以終義  
且其復甲也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至矣  
及其告歸也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亦將因以爲利哉故

曰廢立之說本無其事惟概以舜禹君臣之義則有愧爾羅氏之言如此竊以爲伊尹之在當日於志無愧則於義亦無愧方唐虞夏后之世君明臣良奚由用放三聖授受安事征誅尹之事商也伐暴君以救民輔闇主以允德匹夫不內於溝中厥后克俾爲堯舜適如其莘野之所樂見諸親身而止因時會以變通舜禹君臣之義易地皆然又何愧哉故有假禪受以爲篡奪者非堯舜之過也有託征誅以行叛亂者非湯武之過也有擅廢立以危社稷者亦非伊尹之過也

綱目卷十五

三代第五

繹史卷十六

三代第六

太戊盤庚之賢

史記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

紀年小庚名辨五年陟

帝太庚崩子帝

小甲立

世表小甲太庚弟甲名高元年丁巳十七年陟

紀年小

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為帝雍

已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紀年雍已名伯十七年陟

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

太戊

紀年太戊名密元年丙戌○前編元年甲辰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

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

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

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又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篇俱亡

帝王世紀桑穀共生于朝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史記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陔仲丁書闕不具紀年仲丁名莊

九年陟書序仲丁遷于陔作仲丁○篇亡後漢書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

帝外壬紀年外壬名發元年邵人仇人服十年陟帝外壬崩弟河澶甲立是為帝河澶

甲河澶甲居相河澶甲時殷復衰書序河澶甲居相作河澶甲○篇亡紀年河澶甲名整三年彭伯克邳四年征藍夷

五年彭伯韋伯伐班方仇人來賓九年陟河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

咸任職祖乙遷于邢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篇亡紀年祖乙名滕元年己巳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十九年陟○史巫

咸宜作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紀年祖辛名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

巫賢



為帝沃甲

紀年開甲名  
踰五年陞

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

帝祖丁

紀年祖丁名  
新九年陞

帝祖丁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

紀年南庚名更  
年遷于奄六年陞

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

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

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紀年陽甲名  
和四年陞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

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

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

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

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

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紀年盤庚名旬元年丙寅十四年  
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前編庚子盤

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按紀年近代人偽作固  
非汲冢原本而所載殷王之名及年數不知何據也

書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槩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告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

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言言于  
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  
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  
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  
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  
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

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  
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  
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係后胥慙鮮以不浮于天時殷  
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  
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  
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  
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

予命汝一無起穢以白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  
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  
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  
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  
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  
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

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  
 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  
 由靈各非敢違上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  
 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  
 人之休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  
 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民不胥怨作盤庚三篇

帝王世紀 耿在河北 迫近山川 自祖辛以來 民皆奢侈 故盤庚

遷於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

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金仁山曰鄭氏當必有据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

史記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

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紀年小辛名頌三年陟。索隱云此以盤庚崩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殷商之時代有令辟史稱雍已立殷道衰太戊復興故稱中

宗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復興陽甲之時殷又衰盤庚遷

都殷道復興小辛立殷復衰武丁復興廟號高宗傳帝甲淫

亂復衰帝乙益衰至紂而亡軼衰軼興是之謂作故曰賢聖

之君六七作六七云者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

武丁也而帝甲一君史以為淫亂書又以為保惠者也書稱

無逸之主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而不及盤庚庚不

幸而享國未久也君奭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太甲有  
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有巫賢武丁有甘盤而亦  
不及盤庚庚不幸而無賢佐也故自賢賢也用賢亦賢也太  
戊有桑穀之妖蓋初政有闕焉感伊陟之言側身修行遠方  
慕義重譯而至商人作頌以祀之廟號中宗由太戊見妖而  
懼又有陟扈巫咸羣賢以輔之也至於盤庚則極難矣自仲  
丁以來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且祖乙圯耿至陽  
甲君民奢侈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庚欲遷都  
于般亳復湯故居而世家大族各有黨與嗜利忘患胥動浮  
言以蠱惑百姓百姓恣怨盤庚於此不挾尊高之威無震怒  
迫急之意反覆開諭藹然溫厚之言淪浹肺腑臣民咸悅浮



言息胥怨解涉河治亳復行湯政豈不善哉昔湯之興也八  
遷而後都亳以七十里王天下此本根之地弗可去也子孫  
無遠慮往往輕徙若躑若相若耿若邢皆際河數遭水患爲  
政者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自盤庚遷殷以來不獨民奠厥  
居而理以祖制參以新民化行黨消傳之十世無復爭奪之  
禍矣其後世去殷遷沫國內衰弊比至於亾百姓猶思盤庚  
之政於戲可謂賢矣

浙江

浙江圖書館

續史卷十六

三代第六

釋史卷十七

三代第七

武丁中興

史記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

紀年小乙名斂十年  
少○前編二十八祀

帝小乙

崩子帝武丁立

紀年武丁名昭元年  
丁未命卿士甘盤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

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

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

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

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

之號曰傅說

宋經注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傳說隱室前俗名聖  
人窟 荀子傳說之狀身如植鰭 韓非子傳說轉鬻

帝王世紀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而來曰我徒也姓傅

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

而說民者哉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  
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

傅說

墨子傅說居北海之洲圓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拾遺記傅說賃為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

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此舛誤伊尹之事何無稽之甚

**書**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

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

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

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

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  
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  
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  
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醫罔及惡德惟  
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  
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

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係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  
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  
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序意未盡

說苑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

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

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

譯而朝者七國

商書大傳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  
丁懼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云高宗承商敝而

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按  
桑穀見於太戊時矣豈又復見於武丁之時事語相類其舛誤必矣

書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

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後篇亡

**史記**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已曰

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

升於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

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

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詩**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

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

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



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序。殷武祀高宗也。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代鬼方三年。克之。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

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朱子疑鬼方即荆楚也。帝王世紀。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感後妻之旨。故之而死。

天下哀之

史記。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

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前編據此。以為高宗彤日祖庚祭高宗也。紀年。祖庚名耀。十一年陟。

禮記。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

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

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

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喪服四制

**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

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

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詩序玄鳥

祀高宗也

**史記**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

紀年祖甲名載元年丁巳

三十三年陟○書無逸稱祖甲為迪哲之王而史謂其淫亂必史之誤也國語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蓋據此為言耳

帝甲崩子帝

廩辛立

紀年馮辛名先四年陟○古今人表帝王世紀俱作忠辛

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

紀年庚丁名

八年陟

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

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

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

震死紀年武乙名瞿三十五年大雷震死子帝太丁立紀年文丁名託十三年陟帝太丁崩子帝乙

立紀年帝乙名羨九年陟

盤庚沒而殷衰及武丁之爲太子也舊勞於外具明哲之資

卽位之初甘盤爲相王居亮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免

喪而猶弗言是時甘盤告老歸政以高宗之賢可以言而不

言敬畏慎重必求聖佐以隆殷道至誠所動夢得良弼總百

官資敦學用能興起禮樂嘉靖殷邦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

惟傳說之相業比於阿衡故武丁之君德光於烈祖商人尊

而高之是謂高宗書載說命以紀其始易繫鬼方以志其功

詩錄玄鳥殷武以歌咏稱頌其德蓋商自中葉衰微戎狄交  
侵荆楚之梗化尤甚高宗奮伐有截勳莫隆焉豈楚俗家爲  
巫祝神民雜糅是所謂鬼方者邪抑獯鬻方爲西北患古公  
猶遷都避之是卽高宗所伐而詩易各載其事與非高宗修  
德行政剛以用師則不能三年勝此勞故旣濟之九三高宗  
以之非傳說柔而能剛貞固不撓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未  
濟之九四傳說以之用以表極商邑肇域四海成中興之業  
而祔享祖廟也詎不宜哉若夫惑後妻而殺孝已豐昵廟而  
致雉異豈耄荒之年亦有失德乎然彤日之篇據書序以爲  
祖已爲高宗作也史記以爲爲祖庚作也目君而稱廟號果  
若追書之辭寧知非祖庚纒於高宗而有此祥乎史必別有

所考而又牽於書序故兩存之而無所擇云

浙江圖書館

續史

卷十七

六

續史卷十七

三代第七

浙江圖書館

繹史卷十八

三代第八

周室始興

**史記**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

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

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

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

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

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

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

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于邠號

曰后稷別姓姬氏

吳越春秋棄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上之宜青赤黃黑  
陵水高下黍稷黍禾葉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

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 春秋元命苞 稷岐願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

詩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



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牴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

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詩作於後王之世而所述者后稷之功德故錄

於此以證其事餘倣此

**史記**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

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 后稷是播

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稷之弟曰台靈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帝王世紀后稷納媾氏生不窋 不窋末年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

鞠卒子公劉立

○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又歐陽公洪容

齋羅長源皆辭其非

**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

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漢書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十餘世是

**詩**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

思輯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豳斯原既

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

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

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

劉于京斯依蹒蹒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

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

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

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以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

衆爰有夾其皇淵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詩序公劉召康公成成王也成王將涖政

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史記**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墾行地宜白漆

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讓之多

徙而係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

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

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

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世本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偽掄

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細紺諸盤亶父漢書雲都亞圉弟紀年殷祖乙十五年命郊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郊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郊侯組紺宋忠云高圉能率

稷者也周人報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

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

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

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  
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幽人舉國  
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  
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莊子**太王亶父居郟狄人攻之攻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  
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幼。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  
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  
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郟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

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餽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  
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琴苑要錄岐山操周太王之所作也  
曰狄戎侵兮土地遷移邦邑適於岐

山烝民不憂兮誰者知  
嗟嗟奈何兮予命遭斯

**詩**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  
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  
宇周原膴膴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  
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祗自西徂東周爰執  
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  
翼揀之隩隩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  
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  
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

其喙矣

詩序 絲文王之 與本由大王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

啓之辟之其檉其楛攘之剔之其檠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皇矣前二章 列女傳 太姜者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 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

姜



**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

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已如荆蠻文

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

論衡 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避 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

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 韓詩外傳 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化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

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

侯順之

**詩**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

于孫子

皇矣三章四章

後漢書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

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匹 二十五年周王季

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

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

大夫 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 孔叢子羊容

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

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周室以仁厚始基開國承家世有令德歷夏商千有餘載王

業始成祚年八百本固者其枝茂原深者其流長也后稷在

陶唐虞夏之際播時百穀受封有郃功誠偉矣使其世嗣農

官守土保邦俾無廢先人之業宜足以報其厚德矣顧不數

傳而不甯失官竄於戎翟公劉際夏桀之虐亶父遭獯鬻之

偪轉徙播遷如其其艱難也曰非憂患無以啓賢聖非積累

無以基崇高史稱公劉修后稷之業生聚再繁邦家再盛周



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思其德當其相宜取材行有資而居  
有積可想其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篤公劉之所以列  
於大雅也務勤耕桑占天時察物候可想其重農力本孝慈  
忠愛之俗焉七月之所以錄於豳風也傳曰厲山氏有子曰  
柱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蓋商  
有天下變置社稷以周棄之功多廢柱立棄以報有德而豳  
侯亦承公劉新造之國蒙業而安者十有餘世逮殷衰而狄  
人內訌豳於是不遑寧處矣方獯鬻之來侵也太王曰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吾不忍以所用養害所養遂杖策而去之  
夫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土土之所以爲土者以有人也棄  
人與土寧必其有以立吾國者惟太王弗欲以土地之故殘

民於鋒鏑國之存亡不計焉於是豳人相帥負老攜幼而從之遂居於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旁國亦多歸之其民五倍詩所謂爰契我龜憎其式廓者也惟時太王之少子季歷生昌實有聖瑞太王曰興吾世者其在昌乎長子泰伯及弟仲雍望風知指相率而逃荆蠻泰伯讓國於季歷季歷傳文王文王傳武王終有天下是所讓者國而所以讓者天下也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傳曰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說詩者可謂以文害辭矣詩稱至于太王實始翦商謂太王避狄遷岐百姓歸其仁周家代商之業實始基於此云爾文王猶勤服事之節豈太王遽有圖商之志且是時受辛未作商命未改太王方棄國於可禦之狄

乃欲取天下於未亂之商豈不厚誣哉至如泰伯不過一已  
公子採藥荆蠻而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假令因岐山之舊邦  
他日商周之際寧不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則謂之以天下  
讓也其誰曰不然

浙江圖書館

經史卷十八

三代第八

浙江圖書館

繹史卷十九

三代第九

文王受命

列女傳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蹀食不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

必過人矣

陳書符瑞志初黃帝之世言曰西北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下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

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浚子豕牢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百虎通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春秋元命苞文王四

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文王龍顏柔肩望羊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

雒書靈準聽蒼帝姬昌日角鼻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春秋合誠圖蒼帝之為人望之

廣視之專而長九尺一寸

詩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明二章三章

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世子

凡倉子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孝大矣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則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过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奠是以孝成於身道洽天下

史記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墨子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有脫誤

**呂氏春秋**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列女傳**

太姒者有嬖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



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管叔周公之兄也此誤大紀云昌爲世子娶於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妒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興也

**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大明四五十六章

思齊大任

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

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雖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  
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

士

詩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

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

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入倫之廢衰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陳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  
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葛之覃兮施  
采于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為大序其餘首尾為本篇之小序

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  
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為絺為綌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  
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  
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  
永傷陟彼朶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南有樛木葛  
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  
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螽斯羽詵

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

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螻螻兮

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

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云在父母家一旬未安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穆木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

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

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序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解民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逵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詩序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金仁山曰按墨子書文王舉閔天秦顛於且綱之中此事於兔置之詩最為脗合

采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禩之

詩序芣苢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列女傳宋人之女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

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

懷禱之決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終不聽其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

母乃作芣苢之詩 韓詩內傳芣苢傷夫也

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

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

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禮求而不可得

也 韓詩內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

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鱣尾王室如燬雖則如

燬父母孔邇 詩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

正也 韓詩內傳汝墳辭家也 薛君章句王室如燬雖則如燬鱣赤也燬

烈火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

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 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上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

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夫鳳皇不罹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反

於枯澤鳥獸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

一

一

一

一

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詩序麟之趾關

睚之應也關睚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可刪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

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

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

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

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

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

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夷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

維筐及筥于以相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

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居而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 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

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

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

斯莫敢或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

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詩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

雷勸以義也名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薛君章句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

退有度數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

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江有

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

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詩序小星惠及

卜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二兮求

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野

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橄野有死鹿白

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今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吠詩序標有梅男

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彼茁者葭壹

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詩序騶虞鶉巢之應也鶉

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新書騶者天子之間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

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魯詩傳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 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 儀禮注射義曰騶虞者樂官第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豝于嗟騶虞之



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以爲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皆得以取法焉詩傳文王之妃太姬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太姬將歸寧而賦葛藟文王得良臣于野庶人美之賦兔置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詩傳近世僞作然采集舊說多有合者

**史記**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閔天散

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荀子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鬻子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

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尙少○意林引劉向別錄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

道家鬻子二十二篇辛甲二十九篇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帝王世紀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爲西伯

**新書**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

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

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

旣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旣入其職則其於民也

瞶瞶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瞶瞶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鬻子**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見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

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係而不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

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若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王選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

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今鬻子書篇名次第殘缺非全書也子書莫先於此

**列子**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捐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聞不可省疇覺之哉

○此所以列於道家也諸書鬻粥二字通

**史記**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

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為妾

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

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

若此不若無法○據史記微子蓋紂異母庶兄

**史記**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

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論衡紂力

能索鐵申鈞撫梁易柱 帝王世紀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 荀子古者桀紂長巨姦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新書紂自謂天

王

周書昔在文王商紂竝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  
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爵以明等極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  
命正上下以順政政以內自邇彌興自遠遠邇備極終  
也微補在分微在明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  
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哀樂以知慧內外以知人凡民生  
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  
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  
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民至有惡不讓  
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徧行於此尙有頑民而況曰以  
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力何以求之力爭則

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若不樂  
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  
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  
好惡教民次分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民是以胥役也夫力  
竟非衆不尅衆非和不衆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  
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人是以衆人衆賞多罰少政  
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之則無醜教  
乃不至是以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  
時百物行治治之初麇初哉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長幼成  
而生曰順極 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成年年  
穀足賓祭祭以盛大馴鐘絕服美義淫阜畜約制餘子務藝宮



室城廓修爲備供有嘉蒸於是日滿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  
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攝凡美不修餘子務穡於是糺  
秩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書不早羣車  
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聞隨卿下嚮  
塾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  
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  
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  
無赦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察以薄資禮無樂  
宮不幃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

○冢宰制國用大司徒荒政  
成周規模已略具於此矣

**禮記**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

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祭義紀年

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

史記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

紀年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前

編在八祀列女傳妲己變幸於紂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

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

靡之樂

釋名空侯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

測其為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眾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與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荒誕之說

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

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

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

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從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而朝歌北據邯

鄆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

竹譜淇園殷紂竹箭園也

淮南子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

止康梁沈涵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告之

帝王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

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人

紂宮九市車行酒馬

行炙

論衡紂沈涵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騎

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

新序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

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

列女傳為炮烙之法膏

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

火契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為戲笑

論語比考讖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注玉

馬喻賢臣

奔去也

韓非子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間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

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

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史記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

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白

此始不可振也

纏子紂熊躡不熟而殺  
厄人 世本紂為玉牀

韓非子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潛夫論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為天下之

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

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書閉唯恐紂之聞也

**史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

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羨里崇侯虎

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

紂乃囚西伯於羨里羅南子文王祇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兢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

侯虎口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羨里帝王世紀

紂既囚文王文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其囚羨里

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按易正義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子十翼非文王始益為六十四也史說誤琴操文王在

羨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  
今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扉由其言兮違我四人憂勤勤兮

**易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

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師貞丈人吉无咎 比吉原筮元

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

貞大往小來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大有元亨

謙亨君子有終 豫利建侯行師 隨元亨利貞无咎 蠱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

有凶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噬嗑亨利用獄 賁亨小利

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

實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離

利貞亨畜牝牛吉 ○右  
上篇 咸亨利貞取女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

有攸往 遯亨小利貞 大壯利貞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 明夷利艱貞 家人利女貞 睽小事吉 蹇利西

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

攸往夙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

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姤女壯勿用取女 萃亨王假有廟

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

恤南征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井改邑不改井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革已日乃孚

元亨利貞悔亡 鼎元吉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

百里不喪七鬯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漸女歸吉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

中 旅小亨旅貞吉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兌亨利

貞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節亨苦節不可貞 中

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

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未



濟亭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右下篇

**史記**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

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

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謂

西伯者崇侯虎也

古今樂錄文王囚於羑里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往見文王  
文王為曠右目者言紂之好色術杼其腹者言欲得其寶也

足者使迅疾也於是周流求之以獻紂六韜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于

鑑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駿身朱鬣目如黃金項下雞毛名曰雞斯之

乘以獻商王○今本無淮南子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

工大貝百羽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紂

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

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小說家之妄談琴操文王

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為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譖文王於紂曰  
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  
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  
中庭紂立出西伯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驄身朱鬣雞目者陳於紂之庭紂出  
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  
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呂氏春秋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此雜說之近是者

新書紂作桎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桎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以手撒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況其法教乎

史記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

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

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

呂氏春秋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

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

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

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韓非子

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

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

之地而得天下之心○誣文又復誣孔其曰千里亦謬越絕書文王以務爭者紂為天下殘

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

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史云陰修德

行善諸家稱智稱爭皆非文王之心也韓非子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

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

之於地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

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為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

亡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

畢

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亂其心。○狝狝

詩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

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嘍嘍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草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瘖瘖。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采薇遺戍役也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  
 杖杜以勸歸也 出車勞還率也 杖杜勞還役也○大紀曰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  
 之弓矢鉞鉞使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伯朱子曰此未必文王之詩

**周書**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大國

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咄嶮伐夷并小奪亂

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賢者

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急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

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

破義武之毀也赦其眾遂其咎撫其助其囊武之間也餌敵

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春違其農秋伐

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

勝短輕勝重直勝曲眾勝寡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

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咸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奇謀制勝，恢成王業，盛矣，然而非文王事也。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麀，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為師

水經注蟠谿中有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踞餌兩鄰遺跡

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念脫其衣冠

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

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史注引詩子太公涓釣隱溪

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踞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

處石皆如白其跗觸石若路季連曰鈞本在魚無魚何鈞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鈞平涉蓬萊鈞

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果得大鯉有兵鈞在其中列仙傳呂

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遼東三十年西適隱於南山鈞於下谿三年不獲魚或

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鈞在腹中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

之無屍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宋書符瑞志文王至於磻谿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

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維鈐

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雒出授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楚辭注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

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

為太師鼎錫太公於渭水得

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豎非

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

是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



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  
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  
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  
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  
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  
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  
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  
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綯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  
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  
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

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  
 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  
 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  
 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  
 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  
 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  
 人惡死而好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  
 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辭理  
 俱淺

史記或曰太公博聞當事糾糾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

率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

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

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易林太公避紂七十隱處率逢文王為王室輔

古史考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說苑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治鹽鐵論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楚辭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

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尚書大傳散宜生闕天南宮适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太公出處自史遷已不能定矣宜諸說之紛紛也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

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

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斲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

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

太公之謀計居多後世之為權謀者託之太公耳非太公本色也漢書道家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潛夫論文王游畋遇姜尙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諮左

右不諛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用故堯參鄉黨以得

舜文王參已以得呂尙

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尙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新論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韓詩外傳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

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既異族之人也以為故邪即未嘗相

識也以為姣好邪即太公年七十二齟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

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

故舉是人而用之

搜神記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為東海婦欲歸今為灌壇令當

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令太公為大司馬○博物志云西海神女嫁於東海神童按凡言神怪

者多剛會太公其來久矣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

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捫壑而  
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  
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  
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  
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  
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  
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  
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  
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  
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  
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畧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而求名言無欲而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

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  
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  
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之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  
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  
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  
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  
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以形隱其情若天  
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  
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非當時語

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走予曰有禦侮

○縣九章

史記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

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

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

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

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

教而聽至矣哉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

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

季蓋王瑞自太王興○史於西伯崩後重敘此文其稱蓋者疑辭耳文王實無稱王改元事也正義曰若文王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

復云大勳宋集也禮記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退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文乃是追王為王也易繇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於天下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

王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皆字言

呂氏春秋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



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尚書帝命驗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止于昌戶民踰山守宀老幼相

扶歸者八十萬戶

尚書中候季秋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赤

子

墨子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巔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琴操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

為無道刳胎斲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乃

作鳳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按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

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一本末有二句云興我之業望來羊兮

易通卦驗文王得

赤鳥而演易

春秋元命苞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宋符瑞志文

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鸞鸞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文曰

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

昭理四海 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焉○諸子雜議所載複瓿牴牾

**史記**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

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

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

崇七年而崩○大傳與史記年不同當從史記但史

以祖伊告紂之言載伐耆之下者非也詳見下卷

**詩**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敬距

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  
 民之王

○皇矣五章六章言文王伐密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

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  
 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  
 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七章八章言文王伐崇詩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說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  
 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  
 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

氏滅之也。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韋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

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武王晉文公事相類。

**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災，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尙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

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不食饗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菑旁匡於衆無敢有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墮什伍相侷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洒其幣鄉正休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滯不轉畱戍城不畱□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間次均行均

行衆從積而勿□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  
播蔬無食種以數度多少省用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車不雕  
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資  
農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畱日登降一等庶人不  
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紀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前編云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此文王所以都豐與

圖

**詩**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文王有聲前四章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嚮嚮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

於樂辟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詩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

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曰民之歸周久矣非至此始附也

新書詩曰王

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

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諒和文暘則天清

澈地富燼物時熟民心不狡詐賊氣脈淳化攫鬪搏擊之獸鮮毒蠶猛虻之虫密毒山不蕃草

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易乾鑿度昌二十九年伐崇

侯作靈臺○禮疏引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

**新序**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

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

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

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枯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呂覽同新書文王晝臥夢人

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梟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

即覺名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

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王曰吾夢中

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氏聞

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豪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  
上○此說荒誕 淮南子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

**詩** 芄芃棫樸薪之爇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

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詩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詩說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 瞻彼旱麓榛

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

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

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

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

劉之業大王王季中以百福干祿焉○朱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

子曰序大誤 詩說旱麓詠歎文王之德 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

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  
 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  
 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四牡駢駢周  
 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駢駢嘽嘽駘馬豈  
 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  
 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駕彼四駘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駘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詩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  
 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



見知則說矣。皇古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鄭譜俱文王之詩。朱子云燕禮工歌鹿鳴三詩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  
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按此以鹿鳴為刺衰世其說大異。

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

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

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埽陳

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醜

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

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同音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  
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

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

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  
 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序天休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  
 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魚麗之序  
 云文武以天休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說者因此以鹿鳴等九篇屬之文王而魚麗  
 屬之武王其實未必然也常棣之序既言閔管蔡失道矣何得又屬之文王說見本篇

**周書**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

暮春在鄙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係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  
 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栝柱茅茨為愛  
 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  
 成魚鼈之長不麇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  
 不馳驚土不适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

石不可穀。樹之葛藟以爲絲絡以爲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爲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以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而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從。

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已

○典賸奇古至兵強王霸等語則列國人之露肘也

六韜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尙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

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  
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  
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  
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  
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  
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  
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  
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  
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  
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  
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

管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六韜偽書故不多錄

**說苑**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蓋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王也文王曰然則卜

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  
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壤植散羣  
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土壤植散羣則尚同也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  
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  
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  
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  
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寓言  
非實

**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  
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  
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

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  
 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  
 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舄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  
 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呂氏春秋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

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緝文王之德○文王之篇蓋周有天下之後追述文德以見天命所由集王業所由隆譜謂文王時詩則非矣朱子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 禮稽命徵文王見禮壞樂崩道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云蓋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

文王之為西伯舊矣紂十三年乃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詩

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



受殷命而征諸侯一受天命而興周室蓋天眷有德命之去  
畱介在微范以文王之至聖受辛之至愚雖文王小心昭事  
無失臣節然而殷命已違天意民心俱歸於有周矣故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茲受命之實也明年虞芮質成明年伐犬  
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遂作  
豐邑立靈臺建辟雍逾年而薨蓋自羨里之出至是九年矣  
當是時國有三仁猶冀殷命之長也故其言曰父雖無道子  
不敢不孝君雖無道臣不敢不忠率畔國以事紂守臣禮以  
終身誠所謂至德哉而說者以爲西伯於受命之年稱王改  
元斲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武王立不改元居喪二年伐紂  
泰誓稱十有三年者因文王之年也吁何其言之妄邪詩書

所稱文王皆後世追述之辭武王追王三王實在牧野既事  
之後且元年者人君卽位之始年也古未有一君而再元者  
若文王之中年不宜改元而改武王之初年宜改元而不改  
不幾於秦漢之蔽惑五季之簡陋乎故秦誓所稱卽武王十  
三年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卽位九年祭文王之墓於畢然  
後觀兵盟津而伯夷列傳復有父死不葬之說進退無據俾  
後世俗儒不本經而信傳記以厚誣聖人紛紛異端之說所  
由來矣

釋史卷二十

三代第十

武王克殷

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

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商書中候文王發伯邑考立發為太子曰修我度遵德紀

後恒稱太子發

論衡武王望陽

白虎通武王望羊是謂攝揚肝目陳兵天下富昌

春秋

元命苞

武王齟齬是謂剛強取象參房逐命誅害以從天心

宋符瑞志

大姒夢商庭生棘太

子發植梓樹於闕閒化為松柏極梓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羣臣與發並拜曰夢



禮記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聞文王問

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

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

年齒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

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世子○夢  
齡之妄說見下

史記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說苑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

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  
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  
女謁不聽上無姪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  
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  
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武王問太公曰爲國而數  
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  
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武  
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  
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  
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  
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

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如何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被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新書**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天下壘壘然一人有之萬民藪

藪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

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管子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

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幾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主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

師應之也將既受命乃入廟齋三日之大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也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

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

賞百姓歡說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

王曰善哉○出師命將興王戡亂之規模豈不亦似哉然文不類西周正  
殷將軍之語偽作自露其肘耳故六韜之書僅取二三策而已武王問

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為眾所憎夜

臥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饑渴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

下之主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此段  
見意林

**說苑**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眾練其精

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

陳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

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

之將者也

○精簡勝六韜萬言當是尙文本書  
抱朴子太公曰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  
女子當百丈夫○奇俊語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

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  
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  
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率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  
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  
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洄山阻不  
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釋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  
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  
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聞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  
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  
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日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  
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四方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主  
伺姦候變開闢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閒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  
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  
三軍營壘糧食所用出入○質樸殊存古義

**三畧**

上畧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

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

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係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人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

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  
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  
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  
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  
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  
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  
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  
立而勿取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已爲  
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  
爲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置其財罕徭役不使  
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

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  
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  
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  
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厲以  
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  
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  
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  
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  
軍幕未辨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  
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  
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率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係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

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保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

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闕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與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勑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

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諛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

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讖曰善善不進惡  
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  
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讖曰佞臣在  
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  
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  
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  
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上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遂主任舊齒萬事乃  
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  
溢中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  
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

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鬪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于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

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爲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原。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

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  
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  
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  
畧之勢也故勢主祕焉

下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

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  
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  
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  
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  
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  
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  
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



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  
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  
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  
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  
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  
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  
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  
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  
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德己得人德之路  
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  
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

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  
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尙  
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  
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  
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  
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  
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  
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  
化行而衆惡涓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  
刑勝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  
節義之士修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係夫聖人君子明盛衰

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奸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

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三畧本太公所作黃石公以授張子房者史稱良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

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

公作此太誓淮南子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史本紀稱武王

命改元之証說者遂謂武王嗣立不改元卽上按文王之年而泰誓稱十一年者畢喪伐紂也

此等妄說皆不可信歐陽氏辯之詳矣 論衡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

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武王得白魚喉下文

曰以予發 尚書璇璣鈴武王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

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 宋符瑞志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

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鳥

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倉兕誓  
師白魚化鳥皆河內女子偽泰誓也史遷信之由其未見古文泰誓故耳

**書**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

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

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

無戮于爾邦

書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前編曰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者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者為戡黎於是傳

注皆以為文王失之矣文王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乎故諸儒皆以為武王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武王之未伐商襲爵猶故也傳記武王伐紂曰西伯軍至清水又曰西伯將焉之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傳記者有自來矣

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

述異記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帝王世紀殷紂時六月雪或雨赤血鬼哭山鳴  
墨子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尻自縱也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清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在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馬之旗  
紀年有女子化為丈夫曉山崩夷羊見二日並出

太公金匱

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

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踐一日

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尸子**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

**楚辭注**雷開佞臣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淮南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



**史記**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書**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父師若  
 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耆長  
 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  
 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  
 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願行遯

書屋殷既錯天

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論衡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說異

**史記**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於是微子度紂  
 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  
 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  
 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



亡見陽鶴高飛獲琴作操其聲清以浮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

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

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

曰箕子操古今樂錄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墟乃作歌曰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復重嗟奈社稷何後傳以為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

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胥餘箕子名

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

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

王子比干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

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

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據此比干之死在箕子為奴之後微子數諫不

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

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

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據此箕子為

奴在比干死後史何自相抵牾邪

**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

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

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

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甲論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

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

**春秋繁露**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

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

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畫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白黑

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虎兕文采之  
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  
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斲朝涉之足察其  
拇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

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

○字有脫誤

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斲脛而視髓

楚辭注梅伯紂諸侯

也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殖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

**墨子**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虐天下之

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

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

拾遺記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

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侯滅其烽燧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水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

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  
楚辭注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呂氏春秋**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太公金匱** 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至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

淮南子武王陰暘人於樾下左  
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呂氏春秋**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

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  
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  
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  
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  
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  
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  
何敵之有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  
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  
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  
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不言之謀不聞之  
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

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眾，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

**史記**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

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

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

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晉書傅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金仁山曰：

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迨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周書**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諭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天道，尚

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日役心，心有四

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

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順

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以中  
軍順人。以利陳。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曰彊。男  
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民以度左。石手  
□□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十五□元率  
一率居前曰開。一率居後曰敦。左右一率曰閭。四率成衛曰伯。  
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  
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伯必勤。  
率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  
率不力無以承訓。均率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  
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畱。畱則無成。均右肅恭而無羞羞  
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元忠尙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

于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史記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

尚宮六韜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

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

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

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

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說苑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

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眾人之心

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

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



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則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

**史記**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

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

論衡周武王伐紂一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爇占

者曰凶太公曰龜爇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李克紂焉

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

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聽

六韜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祐周

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今本無

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

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

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

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

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雨輶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輶重車是洗

濯甲兵也

○今本無

**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

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

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

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

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

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

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摯拔而天下得矣

**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靳

**博物志**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風焉率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

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  
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右武成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  
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  
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  
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  
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  
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下化之芻家作仇脅  
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  
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  
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

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說婦人上帝弗  
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  
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  
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  
王伐殷一月戊午師

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  
謂必有一誤諸家各係之十一年朱子係之十三年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  
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

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

可再不可三 ○此偽秦誓之文其辭旨亦與古文相出入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

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

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 拾遺記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畫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

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日而梟約名其船曰蜂舟

**呂氏春秋**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

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

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

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

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



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書**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此武成文 呂氏春秋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

御于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時甲子昧

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

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

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戮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華陽國志周武王伐紂實得

武王承命與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巴蜀之師巴蜀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樂稽耀嘉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

衣天下大定武成文

詩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

四方大明首章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

清明

○七章八章 詩序大明文 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淮南子紂之地左東海右流

以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

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戈而前傍戰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

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上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

人之德此失天下也

鬻子武王率其車以伐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易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

軍反走○今本無 論衡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火教言殷亡殷民見

兄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 ○是何等謀邪 而以厚誣太公

史記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

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

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

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及入登于鹿臺之

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  
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  
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  
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  
車以輕劔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  
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劔斬以玄鉞縣其頭  
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  
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劔以衛武王既  
入立于社南大率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

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此本逸周書也周書文小異并錄於左以備考

館

周書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尙父與伯夫致師王旣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旣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

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社，太宰之左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逸筮曰：「殷末孫受德述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

出。○儒者多不信武王斬紂之事，然見於諸家之說尤多，備錄于後。

**帝王世紀** 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谷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

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

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周師整肅之容嚴民雲霓之望俱寫照如生周書時甲子夕商王紂

取大智玉琰璣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求之四千

**墨子**武王以擗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

人戰乎牧之野王手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入奔入宮萬

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僂論衡武王伐紂紂赴火死

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旗百今注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汚於血不溫而食當此

之時猶猛獸然也○言又過甚

**新書**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柁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

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

之官位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

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擗

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

○據此武王不斬紂

淮南子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

○據此紂猶不死而

死而拘

書

史記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

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棹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

棹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按孟子戮飛廉於海隅也

呂氏春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

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

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

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



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

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

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

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

再拜之○新序同 六韜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而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

一人對曰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六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餒虎喜剖人心喜殺孕婦以信者為不信以誣者為真以忠者為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為下以小人為上以佞辯為相以女子為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臺日夜無已喜為酒池肉丘牛飲者三千人飲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身制禮令無禮儀無聖人無賢士無衡概無斗斛無尺寸無錙銖有罪赦無罪誅此殷國之大妖其餘不可勝數臣言不能盡○御覽引

**書**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說服○武成文

**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

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舛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

說苑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

其人者惡其背餘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

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  
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十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說苑**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  
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  
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  
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  
士民

**圖**

**呂氏春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曰進殷之遺老而問  
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  
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  
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困窮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  
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

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  
 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  
 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避天子親殷如周視  
 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

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索隱曰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世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號為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也

史記今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

**淮南子**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象表商容之閭柴箕

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  
 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  
 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  
 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繩絕書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曰會於孟津之

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朝妲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

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閔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乃班

**史記**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

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尙父謀居多

○嘯堂集古錄武王封比干墓作銅盤銘曰右林三泉後

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保

**周書**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

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

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

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

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  
 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  
 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  
 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  
 宣力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武王狩禽  
 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鼈七百二十  
 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  
 八麀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  
 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  
 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數之多疑

皆失實

○此記滅殷分俘諸國并狩禽也殘缺錯簡多所未詳為

韓非子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

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未詳其事或是滅武庚時

尚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于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為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來降

比使者歸于之君自愈矣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越裳氏獻白雉○俚而舛

書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

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武成文

呂氏春秋 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

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

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

以守至藏

淮南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輶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合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

○雜霸之術不可據爲太公語

太公金匱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



其賈農得其田也。一日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周書**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立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其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戶爲

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旣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社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芋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政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無窮乏則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

陂溝道路藜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榮  
葉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  
宜以爲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且聞禹之禁春  
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  
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  
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旣  
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  
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  
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  
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旣  
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

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王政鑿鑿已具  
周官六篇規模

**書**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

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

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書序武王伐  
殷往伐歸獸

識其政事作武成○往伐歸獸不成語按  
史記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禮記**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稷奠

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  
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  
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大傳

**周書**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辛亥薦俘殷  
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詔  
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  
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袞衣矢琰  
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  
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  
大享三終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  
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王定時四月既

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冲子綏文武王降  
白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  
右厥甲子小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師司徒司馬初厥于  
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武王在祀大  
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  
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  
于國周廟翼予冲子斲牛六斲羊二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  
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豕於  
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冲子綏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  
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一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記獻  
俘祭告

之事惜殘  
闕難考矣

墨子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

者受外祀。

禮辭注：武王既誅紂，令壞郊岐之社，徙以爲天下太社。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

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劔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慾



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履  
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  
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  
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  
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  
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  
銘曰屈伸之義廢與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  
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前編云踐阼既王之後按諸銘或賦或比或遠或近或

一二語或長言之俱見古雅

太公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以書銘隨身自誠書冠

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書牖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汗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太平御覽引 武

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後漢書注引

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後漢書注引 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筆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

則顛民極則敗○御覽引按金匱陰謀諸銘淺膚纖巧不及大戴所載遠矣此真贗之別

太公金匱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

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

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意林引 屈一

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

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

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

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  
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

山

○太史公雜取傳記以為伯夷列傳謂夷齊至周而文王死武王伐紂以遷就父死不葬  
之說其實不然武王立九年而觀兵十三年而滅殷意夷齊歸文王久矣其後武王伐殷諫

不聽乃去周而餓死爾載籍缺亡不可得而考矣彼莊子呂覽之言何足為信

春秋少陽篇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論語疏引

風俗通姓

墨胎氏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邨父師在  
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  
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  
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下

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

餓而死。

○此復近信。草木也。於是餓死。

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

列士傳：孤竹君薨，伯夷、長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

異母弟伯夷、夷齊，皆如周。值文王薨，武王伐紂，夷齊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人遂餓而死。

呂氏春秋：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

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

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

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

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係召公

與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

與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

與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

一歸化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諱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  
也不以人之痺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  
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佞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  
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  
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知苟存今天下闇  
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  
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

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莊子略同莊生放誕誣聖彼呂賈從而信之然此段  
文亦奇

論語讎伯夷叔齊義遜龍舉

莊子若伯夷

叔齊者其於宗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韓非書云田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按周初官無將軍之名其言妄也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

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

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

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

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此亦異聞

**呂氏春秋**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

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為大武○此亦異聞

武象起而節莫廢矣

**淮南子**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電華榭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

服尚赤

禮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  
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  
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  
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  
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  
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  
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豕首  
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  
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  
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

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樂記

**詩**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

劉耆定爾功

詩序武奏大武也○春秋傳以此為大武首章朱子謂篇內已有武王諡非武王時作矣

文王既勤止我應

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詩序齊大封於廟也齊予也言所以賜予善人

也○春秋傳以為武三章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

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詩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春秋傳以為武六章朱子云其謂武王時作

亦誤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躑躑王

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豐水東注維

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

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後四章也○朱子云此篇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詩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率其伐功

紀年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

堪為宮室因名蒿宮既有天下遂都于鎬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

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

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

斯年不遐有佐

詩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書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忘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

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

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  
于國不寫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  
厥居惟乃世王

書序西旅獻獒大佞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七  
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

詩

詩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  
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詩序時邁巡守  
祭告柴望也

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韓詩薛君傳薄言振之振奮也豐應也美成王能奮發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魚麗于鼈鱉鯨君

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鼈鱉鯨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鼈鱉鯨

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詩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

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已其辭○舊說以魚麗以下屬武王嘉魚以下屬成王朱子辯其非是詳見集傳 何

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

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王之子平王之孫

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舊說武王時詩朱子云時世不可知

讀戡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讀黍誓牧誓之辭知周之

所以興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黎者殷圻內國也昔文王

受命征伐西方之國自關河以東未有事焉況圻內乎武王

嗣爲西伯亦猶然服事之心遲至九年然後觀兵孟津猶以爲天命未可還歸去之戡黎其在茲時乎傳稱紂有黎之蒐則黎紂之黨也戡黎以警紂示以剝牀及膚之勢而紂不悟祖伊情迫語峻明告以阽危而莫之省也殷尚可以不亡乎三仁皆戚臣也屢諫不聽誠不忍見家國之傾覆宗廟之不血食心煩慮亂莫知適從徘徊去處之間有甚於痛哭流涕者紂方恣睢自賢固有悛心殷之亡尚可以待乎於時微子去矣箕子比干囚且死矣天下之人迫於水火之深熱望我后之來蘇武王於此灼見天命民心之歸已不可辭也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則天心弗忍取殘救民之責武王又安所讓哉是故文武之心一也

文事武伐其道同也視天與人而已矣問者曰克殷者周也當其事勢已迫祖伊之告何獨責紂而不咎周微子箕子又何獨歎殷之必亡而不謀所以禦周曰木之顛也本自撥牆之踣也基自壞周蓋輔本而扶基者非覆本扣基者也紂之無道億兆離心久矣文武不興八百諸侯孰非伺隙而乘之者惟文王率天下以事殷武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後從事則殷紂數十年之天下周實延之商之臣子於周何尤哉紂若不死武王爲民請命亦放廢之而已未必遽推刃於其頸旣而紂已自焚遂封武庚以奉其先祀周之於殷可不謂仁之至義之盡與問者曰立國象賢所以永世微子之去抱祭器以奔周蘇子古史固取其說矣傳又稱武王克商微子面

縛銜璧裘經輿櫬武王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周之滅殷微  
子已歸周矣舍微立庚俾後有三監之畔武於此爲失明乎  
曰微子歸周之說非實也孔子曰微子去之初不言其何之  
按史殷本紀微子數諫不入與太師少師謀而去其後比干  
剖箕子囚二師乃持其祭器奔周二師不言何名而周本紀  
則以爲疵與強也是當日蓋有持器以歸周者而非微子矣  
至宋世家則又謂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遷之自  
爲抵牾如此詎可信邪夫微子之去其自籌審矣度紂終不  
可諫諫必不我聽身爲懿親固不欲爲苟去姑遜避於荒野  
君或感悟箕子比干庶可借以施其匡救卽其自靖之言觀  
之惓惓忠愛恐一旦溘先朝露則無以穀我先王惟是各盡

其所自獻未暇計及身之禍福顧忍以重器適他人乎若夫  
面縛銜璧楚臣權辭以導其君是又未可據也況入殷之後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徧舉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遜荒未  
之獲也迨武庚既叛而誅始封微子於宋賓王家以備三恪  
然後微子於此義固不可辭爾方紂之昏狂箕子比干其強  
諫一也比干適逢其怒而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而後世  
之說者以爲箕子不死欲傳道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姑以  
不死傳道且豫知武王之訪已畱身以待之此其妄謬不經  
無足深辯又或謂比干諫而剖心生於亂世不能以智自免  
故三仁之中比干爲下噫聖賢之所爲以一身爲萬世法若  
殷之三仁不幸而遭亂世其忠君愛國之心無不同而生死



去就之義或各異後之人見其迹不見其心又從而誣罔以  
資口實其亦未取孔子之言而重思之乎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續史卷二十  
齊曰實其亦未如其下之論也  
其人良其數不具其心三代第十

繹史卷二十一

三代第十一

周建諸侯

**史記**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

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

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封尙父

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

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廿

百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

未下轡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轡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

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韓詩外傳既反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封殷之後於宋○禮記與韓詩同

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

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

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

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唐叔曹鄭或過

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

純形勢弱也

荀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

武王同母

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

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

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

母昆第十人唯發且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

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

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

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

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

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  
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  
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  
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  
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  
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餘五叔皆  
就國無爲天子吏者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  
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  
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  
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  
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舜之後周武王封

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臯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大紀曰武王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顓虞帝之後胡公媯滿於陳以備三恪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尙父於齊周公於魯召公於燕庶叔高於畢皆留相周封

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邾季載於邾封庶弟叔繡於滕叔鄒於毛又封諸叔於郟於雍於原於郕於豐號仲虢叔為文王卿士仲封於西號叔封於東號初秦伯仲雍奔荆楚遂為國自號句吳秦伯薨仲雍嗣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為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於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虢弟雍滑之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人班宗彛作分器。此述武王封建之國最為詳備

**載列**

**史記**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說苑鄭桓公就封事同  
鹽鐵論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

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  
財畜貨殖世為疆國

韓非子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禰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曰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  
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  
至良也然而驅之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  
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  
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  
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  
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  
者狂禡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禡不報見也太  
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  
公旦曰狂禡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禡也議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

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春秋繁露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史記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

史記周公曰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且爲子孝，篤仁異於

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  
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  
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  
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  
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  
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語詳攝政篇於是宰相成王而  
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  
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說苑昔成

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于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

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或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

魯國驕士矣

**荀子**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故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而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

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  
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  
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  
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  
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  
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正戒之  
矣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  
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  
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呂氏春秋伯禽將行請所

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弗利也

尚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

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水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水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

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說苑**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名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擗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史記**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

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呂氏春秋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

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  
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也

**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

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

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

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

韓詩外傳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

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吾以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

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名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名伯所芟此之謂也

說苑名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關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秦勳聲儀名伯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名南美之

**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名伯所芟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名伯所

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名伯所說詩序甘棠美名伯也名伯之教明於南國厭浥行露豈

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

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詩序行露名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滯暴之男不能侵陵貞

女也列女傳中人之女既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

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有淫慾之行者焉○此說行露詩具

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汗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論衡名公年百八十



書王若曰孟侯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侑又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侑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痼瘵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侏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侑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人，無或劓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鞶子。

哀大不友于弟。惟予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憇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  
汝乃以殷民世享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  
在西土厥誥恣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  
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入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係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  
 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  
 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  
 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  
 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  
 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  
 勿辯乃司民涵于酒

康誥稱朕弟寡兄其為武王命康叔之書無疑前儒論之詳  
 也蓋篇首錯簡洛誥之文故作序者誤以為成王之書耳書序之不可信如此史記以下襄誤

承訛謂武王時康叔尚幼故不得封而本紀言武王克殷衛康叔封布茲又自相矛盾今從諸

儒以康誥酒誥二篇定為武王之書而梓材一篇別為治洛命侯邦之文復從仁山金氏之說也

**史記**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

少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

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

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

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

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

梓材以命之○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也若以康誥等篇在成王時則不可

舉無有無舉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

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于曹

史記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

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

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干

餘家吳越春秋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

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古公卒太伯仲雍

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

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數年之間民

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

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符子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  
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  
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太伯卒無子弟  
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世本吳孰哉居藩離○  
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  
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



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

已上周章封吳

**史記**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

○按左傳虞闕父為周武王陶正其子胡公武王配以元

女大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史失不載

胡公封陳

**史記**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已上東樓公封杞

**史記**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陘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  
 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  
 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  
 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  
 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

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  
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劬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  
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  
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  
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  
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  
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  
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  
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  
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書曰武王勝殷殺受  
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

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

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

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尚書大傳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後漢書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

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

前書八條相

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辭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昔箕子違衰

殷之運避地朝鮮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

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

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

宋經注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

禮記

史記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紂克

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

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

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論語曰微子去之殷未亡時微子已去矣而縛之說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

伯之降耳未可為信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

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書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

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

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

惟休無替朕命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

信言受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

夷

詩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虛見麥秀之蘄蘄今禾黍之繩繩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

云箕子也事同人異必

有一誤

史記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

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

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書稱以為卿士蓋仕周非仕魯也史說疑誤



書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率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  
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  
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  
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  
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  
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  
入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

史記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

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  
 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  
 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  
 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

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呂氏春秋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

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今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說苑亦云周公按左傳命以唐誥又武王之子復有邢應韓三國也

唐叔封唐後改號

**史記**季連生附沮附沮生宄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

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  
 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

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

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

子呂伋俱事成王

諸書言鬻子見文王年已九十而鬻子書有康叔守殷賈誼書言成王見於鬻子書何長也史云鬻熊蚤卒而成王之所封乃其曾孫

也事頗乖異姑闕之以俟考

華陽國志

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

子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夔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

詩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

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儀惟淖蒸命良辰祖考來格

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德實實富貴何常我思

古人令聞今望而其矢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其屬有濮賔苴共奴獯夷蠻

之蠻

封建肇於三皇至五帝而制備歷夏洎商爰周邈隆其法尤

密矣武王之有天下也大封公侯於天下班彝分器作之屏

翰以衛王室同姓兄弟之國五十有五而異姓勤勞以次畢

封褒錄前帝苗裔立有虞夏商之後以備三恪其制則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其宗盟則同姓爲先異姓爲後強榦弱枝犬  
牙交錯至矣哉周詳長慮誠久安之模已春秋之君子猶習  
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太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  
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酆郇武  
王之穆有邰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有  
罪無後諸皆分茅食土在外爲國在內爲采內爲公卿外爲  
牧伯見於詩書傳記者歷可考也傳稱武王克殷有天下分  
建諸侯又言文武成康竝建母弟以蕃屏周蓋周之列國雖  
歷世分封而原其創業始基則歸功武王焉以文武之締造  
經營周公之撥亂反正馴及成康重熙累洽列侯羣辟星羅  
碁布於九州之中扞衛牧田內外奠安可不謂至善邪迨後

上失其制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  
瀆而王官方伯黷貨莫能征討浸淫不振以至於亡故人皆  
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以封建故而不知其所以  
長世者正以封建故也驪山之禍賴秦伯以復存東遷晉鄭  
是依春秋盟會以尊王室迨至七國紛爭周弱極矣猶以爲  
共主而不敢取嚮使周不建國夷厲已失之矣何必赧哉秦  
并天下謂已之以侯得也又忿六國之難取也於是罷侯置  
守功臣子孫尺地蔑有自以爲得矣未幾劉季起於匹夫奚  
必有土乃王哉漢懲秦敝亦欲法三代之封建高帝面牆擇  
立失宜割地罔制大國連數郡三庶孽瓜分天下之半尾大  
抗衡後世又從而削之以致叛逆誅絕三代之法蕩然無餘

矣如以諸侯爲難制不若郡縣之易安也何三代建國不聞  
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竝起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  
萎然猶侯伯相維未至遽亡莽卓盜漢天下之牧守無敢議  
者戍卒亡命呼號草澤之間斗筲穿窬移國柱石之際甚矣  
郡縣不足恃而封建爲可久也語云馬炫至死不僵以輔之  
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繹史卷二十二

三代第十二

周公攝政

**史記**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

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紀年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帝王世紀**

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按漢書地理志邶以封紂子武庚邶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其說異

**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

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

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

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

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

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書屋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

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

生太子誦

新書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

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

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是觀之立左右不可不

也 **史記**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紀年**武王年五十四○據禮記夢齡之說則文

王十五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生成王後此復有唐叔虞矣未可憑信

**禮記**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

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文王世子

**新書**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

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嫻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六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

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瞻視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譙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饑而餒暑而暍寒而嗽

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尙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休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謔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史記**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休又有殷於是召公乃說

**書**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

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  
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  
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  
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  
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  
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收罔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鳧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  
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  
 曷偶王在亶乘茲天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  
 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  
 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  
 呼篤裴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  
 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  
 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  
 茲往敬用治

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  
 奭○大紀以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定亂之後前編從之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

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



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工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天戴禮記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急於財親賢使能

古史考成王將

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

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

周公命返之



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

則罪人斯得

史記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

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

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  
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  
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  
爲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書稱居東  
避流言也罪

人斯得者始知流言管蔡爲之也鄭氏謂避居東都  
是也史於此敘述未明而孔氏以居東爲東征尤非

**越絕書**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

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  
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  
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

**詩**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狼跋其胡載鼈其尾公孫碩膚赤烏

凡此狼靈其尾或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詩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如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孫碩膚遠則四國猶言近則王不知庸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初六履霜堅冰

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

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

黃用六利永貞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遭如

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

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

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蒙初六蒙利刑人用說程枯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婦吉  
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  
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需初九需于郊利用  
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  
于血出自宥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宥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  
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  
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之  
鞶帶終朝三褫之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  
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  
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无首凶 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六  
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旣  
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九  
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  
人爲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  
考祥其旋元吉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  
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  
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

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

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

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

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

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

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初六謙謙

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

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

用行師征邑國 豫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  
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恒  
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  
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  
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  
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  
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臨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  
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  
六敦臨吉无咎 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觀利

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

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无

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

肺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

滅耳凶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

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

束帛弔喪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

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

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



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无妄初九无妄往吉六  
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  
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大畜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輹九三  
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六五  
豮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禴亨 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  
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  
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  
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桡凶九四棟  
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

涉滅頂凶无咎 坎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

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贰用缶

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

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

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

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右咸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

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恒初六浚恒貞凶无

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九

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 遯初六遯尾厲勿

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九三係遯有疾厲  
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  
无不利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  
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  
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  
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  
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  
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  
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  
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  
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

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  
天後入于地 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  
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睽初九悔亡喪馬勿  
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  
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  
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  
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蹇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  
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解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  
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獲之無不利 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凶  
弗損益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六四損其  
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上九弗  
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用爲大作  
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  
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  
從利用爲依遷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  
雨若濡有愠无咎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有凶 姤初六繫于金  
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九  
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包无魚起凶九五以杞包  
瓜含章有隕自天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  
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  
禴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  
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升初六允  
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虛邑六四王用亨于岐  
山吉无咎六五貞吉升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  
用亨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  
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井初  
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井渫不食  
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冽寒  
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革初九鞶用黃牛之革六二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  
亡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  
革面征凶居貞吉 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言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  
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黃  
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震初九震來虩虩後

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  
震蘇蘇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  
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  
有序悔亡上六敦艮吉 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  
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  
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歸  
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六三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



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  
羊无血无攸利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六二豐  
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  
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  
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覲凶  
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  
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鼻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眇喪牛于易凶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  
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九五貞吉  
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巽在牀下

喪其資斧貞凶 兌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  
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渙  
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杭悔亡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  
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  
有尙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  
或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  
翰音登于天貞凶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

弗遇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

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既濟初九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未濟初六濡

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

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

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右下篇○綱目前編云或曰周公居東

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按文王囚羑里有卦辭周公居東有爻辭作易者其有憂患直其然乎故載於此

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躔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

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

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  
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  
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倚彼女桑七  
月鳴鶉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蒹葭五  
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穉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  
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  
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  
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  
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  
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

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  
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芻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序稱周公遭變，故先儒以為居東時所作。或云豳之舊詩，而周公陳之。

**書**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誚公。

**詩**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

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詩序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

名之曰鷓鴣焉。韓詩說鷓鴣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蒲。風至，蒲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

選注

引

書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越絕書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

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書稱居東二年此云巡邊一年則一字當誤

**詩**九罭之魚鱗魴我覲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

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

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詩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詩傳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尚書大傳**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

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聽天下

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

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

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詩傳管未封于邯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周公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

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未以殷畔邯人風之賦匏有苦葉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三未蕘周公鄘人風之賦牆

有茨三未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詩傳所說多與毛鄭不同其尤異者以邯鄘屬之管霍也

**史記**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

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遂平徐戎定魯

**說苑**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

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人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韓詩外傳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生



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  
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容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

**書**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  
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  
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  
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  
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  
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  
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

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枚

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  
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  
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  
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  
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  
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  
若茲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  
竝興善敷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  
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寘無敢傷牯牯  
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  
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

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漢書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二公

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

**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

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  
畢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旄父字于東

**史記**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  
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

命作嘉禾書序康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  
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歸禾嘉禾篇皆亡史云唐叔序云康叔必有一

誤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鳴鴉王亦未

敢訓周公史無周公居東及迎歸事而敘  
鳴鴉之詩於定亂之後皆其舛誤

**詩**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  
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  
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  
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

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

之何

詩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

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在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朱子云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薛君章句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

喜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

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

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鍬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

休

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史記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

魯成土東伐淮夷遂踐

中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政將蒲姑篇俱已史敘殘奄於周公歸政之後孔傳亦云成王即政准奄又叛也前編不以爲然書於東征之後今從之 帝王世紀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

書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寘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侷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

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  
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  
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  
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  
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  
時喪有邦開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  
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  
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  
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



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  
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  
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  
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  
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

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王曰我不  
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善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前編云多方敘稱王來自奄多士書曰昔朕來  
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為敘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

**史記**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  
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  
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  
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  
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休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  
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白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  
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嶽顧瞻于河粵詹維伊毋遠  
天室營周居于維心而後去

隨巢曰武王在牧蜚鴻滿野○周書武王問太公曰  
吾將因何而夏之九也○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

○史注引與今本異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言只職者廻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率

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大保召公先之雒

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書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

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 書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土作召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于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係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澶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澶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  
 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  
 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  
 手稽首誨言

書序名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名洛二誥相為終始者故宜合而紀之。

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此名誥文前編謂以王命為書誥命庶殷即多士之書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即今

梓材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

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

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

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  
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  
係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  
祇惟時上帝不侷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  
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  
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  
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  
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  
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

作多士

厥既命殷庶殷丕作

○此召誥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段錯簡在康誥之首蘇氏以爲洛誥之序前編定爲梓材之序

曰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

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梓材之書不出伏生而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安國考定以為成王命康叔後人多疑之

爾自王其效以下似洛誥之文蔡氏謂自今王以下乃人臣告君之語金仁山氏斷其為召誥所稱命侯甸男邦伯之辭其敘錯簡在康誥之首而衍王曰封三字無不昭台前編論之詳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

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

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其無遺壽者曰

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曷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愆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  
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不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休受王威  
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此召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  
工侂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  
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勿  
孺子其勿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  
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侂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 教汝于黎民彝汝乃

是不夔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係予

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

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處祀王曰

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洛誥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敘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係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

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

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係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

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

祖德○此洛語成王在洛留公而歸周之辭也 佅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

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

懷德○此成王在周命寧公而公復之之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

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係文武

受命惟七年○此史臣記載之辭也洛誥一篇紀敘殷亂常有闕文錯簡○晉書東晉傳云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魯詩曰羽觴隨波

**周書**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傳中天下宗及將致政

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刺山以爲天下濶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常復格藻梲棣旅盈燾常畫內階立陞堤唐山齋應門庫臺立闕

○見前編以今本考訂  
帝王世紀成王定鼎于郊廓其南各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

尚書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  
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  
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  
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道之  
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此之謂也 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  
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  
天子七年

荀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  
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說苑**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

臣不能存君矣

**呂氏春秋** 周公曰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邪

白虎通 周公背僂是謂強後成就周道輔於弱主 荀子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宋符瑞志 武

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冀莢生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畢

王退侯至於日昧榮光竝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

玄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

言自周公訖於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今於紫庭余何

德今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今民以寧 鹽鐵論 周公時天下大平丘陵高下皆熟

周公大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史記**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



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廟

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

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

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

爲人子可不慎乎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

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

民皆可誅作此以誡成王

○周公奔楚經典無聞蓋時人誤說金縢之事史不能  
擇也多士亦非誡王之書史引無逸多士之文復相參  
亂今刪之按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大史公何自相違謬也於彼不應云作無佚於此不當云作多士

**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

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  
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  
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  
功用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  
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  
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  
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水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  
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書序周公作無逸  
○大紀在十一年

淮南子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武王  
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扈而朝諸  
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踐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  
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  
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周公  
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其奉  
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  
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  
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  
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  
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

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荀子**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

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曰鄉有天下

曰君臣易位猶未免諸子之見

尸子 周公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

鬻子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君子之戒也

呂氏春秋 周公曰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史記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

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  
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  
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  
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  
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  
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  
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  
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史敘風雷之變於此由司馬遷不見古文尚書也

禮序周

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王葬于畢告周公作將亳姑○其篇亡

**禮記**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革車十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楨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  
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  
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尙  
黑殷白牡周騂剛秦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  
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  
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  
蒲勺土鼓蕢桴鞀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  
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  
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頰宮  
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文  
 嫻之笙簧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有虞氏之兩  
 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梘夏后氏  
 以嶽殷以棋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  
 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  
 周祭肺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  
 官百殷二百周三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  
 之璧翬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  
 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明堂位○此篇多言魯用天子禮樂先儒以為多誣

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

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祭統

武王滅殷七年而崩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攝位以聽政處危疑而不辭未遑爲身計也旣而四國流言公居東以辟之天誘其衷成王感悟迎歸爰始東征以靖殷亂向使當日王疑不釋周公不歸東山之斧不破殷孽之氛不除骨肉之難作疆場之變起周室尚可問乎議者以武周滅殷而封武庚其謀爲不審命監而使三叔其智爲不足噫此以成敗論事非武周之心也周之弔民伐罪惡惡止其身而已不欲絕其

世也故立武庚以存殷祀倘以爲可疑而置之是殷祀不得存也於是分殷故都爲三監監之固殷制也而所使又吾之昆弟懿親倘以其將畔而疑之孰不可疑者是殷祀猶不得存也惟武周以仁義立武庚故以誠信使三叔不幸沖子嗣位周公居內攝政管叔乃從而閒之君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吾非嗣王之叔父乎此管叔之不肖也而武庚實嗾之播流言以惑王室武庚瞞其內難以爲殷緒可乘而復三叔可閒而用此武庚之愚也而管叔實藉之同惡相濟訛言煽惑淮夷徐奄羣起而附之矣當其叛也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殷必且激其頑民以中興恢復之名而資三監爲羽翼管叔意在撼周必且惑其國人以除惡君側之說而借武庚

爲聲援淮夷徐奄又意在取魯必且外張應殷之勢內窺新  
造之邦而倚武庚三監爲犄角相挺而起以亂助亂同歸於  
亂周而已當是時周禍烈矣邦君御事懷艱大之疑王宮君  
室謀自守之計若然將棄東國於不問養寇資敵患莫大焉  
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是以周公大誥決策東征匪龜卜之是  
恃也亦惟釋羣疑而作忠勇之氣期於殄賊而已矣惟時魯  
公誓師征淮以離四國之黨而康叔守邦於衛史稱其扞祿  
父之難四國所以不能長驅西指旋就誅滅者安知非康叔  
牽制之力哉抑大誥之書言殷亂而不及管蔡何也不忍言  
也不忍言而卒誅之何也爲王室也象欲殺舜止於亂家舜  
得而全之管叔以殷畔至於亂國周公不得而全之故黜殷

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公義之不得以私親掩是周公之不幸也亂既平矣周室復寧於是營洛作都以成武王之意三塗嶽鄙之閒居天下土中以爲四方朝貢道里均也遷殷庶於新邑使之不作趨事而誥告之辭不勝其諄切豈第焉以微子紹殷後而封于宋宋故亳都亦商之舊國也成王周公方且坦然命之而不疑率奉桑林以克永世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抑又考之書載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雖所誥不同大抵爲殷人作也讀泰誓武成見周之取殷甚易及讀八誥又見周之安殷甚難豈其紂虐方熾民迫於膏火故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乃徐思殷王之世澤而不能忘乎若是則周之頑民

殷之義士卽再四申諭革而未必革心周之隱憂正未已也  
然考殷周之際實有不盡然者殷自武乙再徙河北國尤衰  
弊者四五十年至紂立又三十年乃決潰而蹙其斃周則世  
德日積仁聲日著殷則惡德日增虐政日聞故殷之天下非  
周取之也殷棄而周得之也當時殷之良民未嘗不服田力  
穡安居說服而頑嚚梗化者特喧豶酬酒逋逃姦宄之流未  
服厥辜者耳加以紂所寵任豪室巨族怨周之不已用也借  
復殷之名鼓倡浮言羣不逞從而和之故曰頑民頑固難化  
之名也周不忍輕殺必欲使之變移歸心而後止不憚反覆  
誥戒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周公之東征也黜殷踐奄三年  
然後定歸而治官營洛誥告庶殷蓋日不遑暇焉若其遭變

辟位陳七月之詩致政歸老進無逸之訓忠愛勤勞歷常變  
初終如一日也故周家之業文王經之武王定之成王成之  
而先後輔翼之則周公也化洽政治十世靈長非公其孰與  
歸

書

圖

江

浙

釋史卷二十二

三代第十二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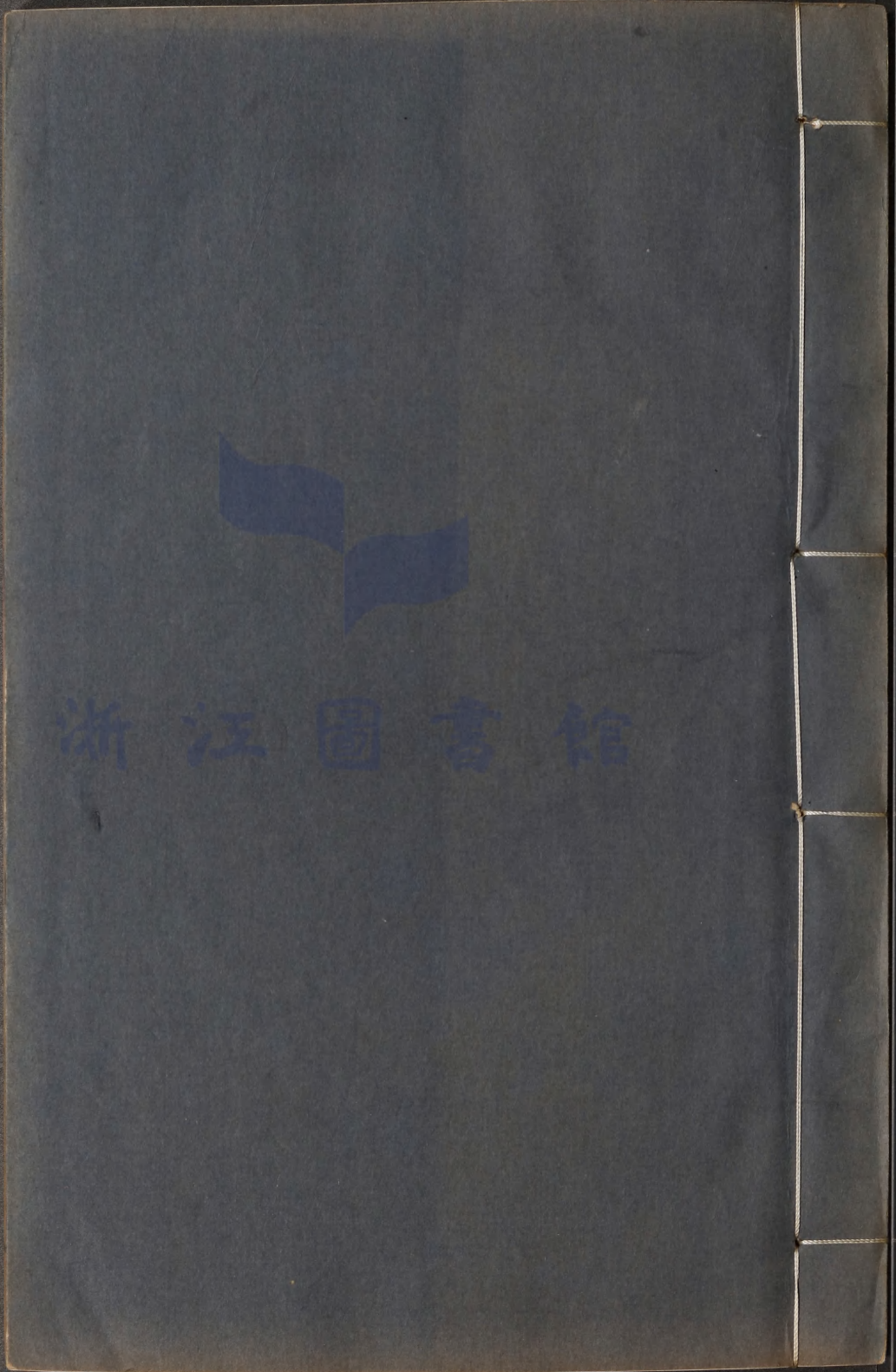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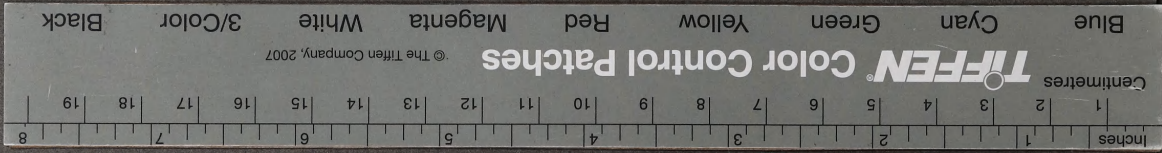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 01761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